

習齋記餘卷六

博野顏元著

評潮州謝表

論佛骨遭貶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只能堪其孤苦貧窮表中便盈幅媚氣與送窮文相表裏文公所以爲文人之雄非聖賢骨力也王伯安在龍場鞅鞅差強人意士君子立身行已觀於前輩真堪凜凜看通篇不敢再犯憲宗一字到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諷之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希以封禪起復幾於喪心昧志大類萊公天書矣噫

評答孟尙書書

僕不與僧道交也交之必勸以歸倫從我乎交斯厚矣久之挽入人羣矣三語之而不從絕不復見今文公不能化太巔而反許其聰明識道理彼不察於人

倫何聰明之有叛常喪心何道理之有外形骸無滯礙正是禪公乃喜之乎往來贈答是夷躡結社矣且其所遺之衣服用吾中國平人之制乎抑從其佛者一袖之裁乎要之公但不惑於禍福尊奉其教法耳中實未能洞晰其邪慝也若遇釋迦恐未保何如但其一段毅然辯闢亦足開世人之迷惑終吾黨之傑也

評與荆南樂秀才書

吾每閱文人論文及作爲文工夫便頭痛欲嘔一恨此物此事之誤蒼生也一笑其向無用處耗心力也一笑其最易事視爲最難事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市其能也乾坤中上自唐虞勳華遞次及信靖事業以下至八家之文人曾泰華之於孟勺日月之與螢光么末不足道而號大家大家羞人哉

評柳州羅池碑

子厚文人耳又累於王氏宜其不神也神亦宜不靈靈亦宜不祀乃死而神神而靈靈而祀也天鍾之秀也秀必著於乾坤名今古徹幽明是以不朽而況不爲子厚者乎吾人可以勉矣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文忠之中夜三起與晦翁之聞警大哭皆可謂忠憤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失殫一虜也非學術誤之乎自言一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見許世俗何不猛改與天下圖其有用而卒借三五書生優游朝堂偷安自娛作太平無事士夫樣如醉翁亭自狀畫錦堂相推全似燕雀處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二帝虜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其中夜三起憤恥之心安在哉蓋戎狄侵邊自古常事二語是書生之本情而偶言憤恥是乍見之天理吾素閱宋紀固疑宋儒宋相視爲常事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

出也不然終日詩文飲酒見理邊勝敵者卽讎妒之有此憤恥人乎卽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見一談中興之陳同甫便斷絕之而言上表諫和議志復讎也有此理乎尙不如子靜之截甲習射矣

總評王荊公上仁宗萬言書

荊公之所憂皆司馬韓范輩所不知憂者也荊公之所見皆周程張邵輩所不及見者也荊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不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史氏將錄此書而先加議論高奇矯世變俗八字於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趨卑庸耳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矯之俗不變之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吾猶有惜也惜公不能矯不能變也以公亦務讀解詩書亦以帖括取士也矯世變俗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之二者普天大害之根源也變此二者撥亂反正之權輿也二者變諸政沛然矣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前序陸隴其稼書氏筆也詩書禮樂輕

評曰禮樂之輕久矣非特王門爲然未可以輯禮樂書便謂朱門重禮樂也
總評曰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變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吾儒之體用未
全見於世是以造就七十二子成一代太平之材也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
定一代太平之略也凡其所刪定皆厭其浮文繁多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
策期後世按譜操琴據方療證開百世之太平則亦何嘗不作千萬年君相
如堯舜湯文稷契伊周哉可怪漢家老儒誤視經書爲道而以注疏爲學矣
至宋儒則更誤蓋注疏未改於漢儒而靜覺更參以佛老方且口頭爭長分
門攻惡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而習行以爲學教者胡文
昭頗得孔子之心橫渠次之明儒則韓苑洛先生近之人不知宗法顧徒彼

詆程朱此攻王陸成聚訟之儒運也哀哉

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

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

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

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

專主王陸習氣使然

評曰先生輩亦是習氣使然

非朱子真面卽非孔子真面

評曰先生曰朱子真面卽孔子真面宗陸子者曰陸子真面卽孔子真面嗚呼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

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一段格言可佩

評留心傳注曰以此爲明道乎可詫

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藥餌之言朱子還擔不起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飢寒者立死露處與疾病者立斃乎

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謂數十百年此道須光照王學未有不廢此必至之數也陸王之學爲之甚難莫道陸之得王不易雖傳之失真如龍谿諸人資性亦不多見以其直見本心百善俱集非中人可能而禪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又不許讀書又不理會氣象凌高厲空從之無由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中人尤樂入故必興然顯功倍多而隱害倍甚也其誰知之

評事事物物至耳卽聲也一段曰闢辨王學句句剗切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孔學是要能其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朱學只欲解其理故曰幾時讀盡天下許多書

評孝之理不在父至必不免矣一段曰先生之辨王學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見雖使朱子復生不過如此然卽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吾道不明不行自若也何也吾夫子之道合身心事物而一之之道也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穀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朱子則易爲博讀之觀其言曰不讀一書則一書之理不明又曰凡書須讀取三百徧考其功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又何如也

評天理無處不存至爲人矩度自在也一段曰洞快淋漓讀之欲舞如此見解儻聞孔門之道豈非蒼生之福吾黨之幸哉

評此言是矣至不可救止也一段曰宋明兩代之不競陳文達一言盡之曰本朝是文墨世界明太祖洞見其弊奮然削去浮文釐定學政斷以選舉取

士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卒爲文人阻撓復蹈宋人覆轍則慶歷學術之
雜亂啓禎國事之日非皆崇尚浮文之禍也今先生專委於王學而咎之南
宋專崇朱學上下胥靡陸子未之顯也而時勢日去則誰之過哉

評去不正以全其正至無忌憚而已矣曰格正也先生自有解云爲善去惡
是格物下手做工亦不誣人但於格字不肖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又明是致
知在致知矣且於格字訓窮亦未聞謹附拙解於後請正有道 按格物之
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宜證之
聖人之言未解聖人之言者宜證諸聖人之行但觀聖門如何用功便定格
物之訓矣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
之義卽孔門六藝之教是也如欲知禮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跪拜
起居周旋進退捧玉帛陳饗豆所謂致知乎禮者斯確在乎是矣如欲知樂

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擊把吹竹口歌詩所謂致知乎樂者斯確在乎是矣推之萬理皆然似稽文義質聖學爲不謬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亦從可知矣

評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至用以講學可歟一段曰立言原有病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便說來不合理元以爲實宗孔門三物之學葛藤自斬不必辯又何拗乎

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至何從而爲之去之一段曰說來極悅人心目然失周孔學宗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濟濟而在上在下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朝廷邊疆不見一致用成功之士漫道顏曾雖冉有樊遲之儔亦不可得嗚乎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

評若此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曰武承未會陽明闢朱注之意故批之不透愚謂竄上去窮字下去理字卻勝似有此二字蓋致知在是物上便

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
嗟乎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謊其如此局何哉

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至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一段曰象山
陽明知惡空言知而並不實知知之弊故力言合言至快處一若言知可不
必言行言行可不必言知者既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言到空言知之弊可
惡處便痛罵之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吾友刁文孝與武承輩又知惡空
言致和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故力言分其言至快處痛罵處不足以服其
心而適足以激其恨者亦同故兩派爭辦成聚訟之儒運總之皆由失周孔
三物之教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試觀堯舜以來孔子以往焉用此喋喋哉
評六經皆我註脚曰此是陸子最精語亦最真語我者天生本體也卽萬物
皆備於我之我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畫出非註我者何武承亦執以

爲罪案輕視我字乎抑重視六經乎有不必註脚之我堯舜五臣是也有讀盡註脚全不干於我歷代文人是也有習行註脚卽盡其我周孔三物之學是也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者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真無補於身也况將飲食一世哉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直追三事三物學而偏者賢全者聖一切故紙堆宜付祖龍矣

評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未有不偏弊者曰朱門一派口裏道是卽物窮理心裏見得日閑做得卻只是讀書講論他處窮事理之理說教好看令人非之無舉此處現出本色其實莫道不曾窮理並物亦不能卽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會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爲斯須不可去身之物亦不會卽而格之如書本上講祭祀薰蒿愴悽等透快動人及修家禮腍膾聲臭全廢居子斬衰喪墨服行祭是不曾卽禮而格之也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是作樂使童子聽乎抑令自作乎如朱子以樂爲學教人自無此問况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今日補填實是難不如先去誠正是不曾卽樂而格之也且書本上所窮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朱子卻自認甚真天下書生遂奉爲不易之理甚可異也如鄘詩螻螋朱子注天地之淫氣不知卻是一蟲爲之鴻書言其身如龍頭似驢張太嶽集中云見其形似大蝦蟇予入郎山親見打虹之鄉旱則羣然投石澗中打中則赤碧氣升數丈不數日雨矣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蓋有見也又如中庸注鬼神爲陰陽二氣屈伸往來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爲廟中鬼神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

可據僅謂之氣屈伸可乎易云遊魂爲變又何說也總之願天下掃淨書生見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王學誠有近禪僕亦非敢黨王者

評先生謂制禮作樂一段曰此處駁王學甚痛快然朱學一味蒐討裒集全不習行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識者又當著朱學質疑矣

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句曰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何不思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兩派迷而不返周孔實學不復乾坤不知何底矣

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看王子之弊又甚透而不思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果何道也聖道之亡豈非天哉 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爲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

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爲泪下武承顧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今之世家啣喔人朱注雄傑者靜坐讀書著書立言以續朱子之統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孔廟從祀以享蒸嘗尊奉漸擬四配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則掃地矣嗟乎吾甯不知此言一出爲天下罪人哉吾當泪下時願爲罪人而不遑恤矣

張氏總論評

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一段曰讀之鼓掌叫快又拱手起敬

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更快更精一若見

吾存學而出者具此識力亦爲宋家理學籠蓋不見聖道惜哉試看朱學知此乎

評謂增霸者之藩籬曰此句誣矣晦翁恐未見霸者藩籬尙能增乎

評朱陸並行不悖句曰亦是孫徵君苦心

評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句曰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王子亦甚苦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函固各執甚堅而陸子似尙有顧戀包容之意朱子我日斯邁數語反覺褊小然其論陸子云一時被他悚動的亦甚清只是沒的筆又曰八字著意我與子靜外未敢多許人則前輩爭辯中尙寓推服顧惜之意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嚷也後人一味攻擊失之遠矣

總評曰吾觀質疑而嘆聖道之亡也不亡於愚夫愚婦不亡於豪傑善人偏亡於注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何云乎爾愚夫愚婦不識不知行其日